

先子遺筆

乙亥年

長



佛氏輪迴論

胡寅

人有死於此復生於彼之理乎曰佛氏云然愚以謂  
無此理也人之所以有生陽氣施而陰氣受也其死  
也二氣離也可獨人凡物之生死皆然使父母而不  
遇未有能化育者遇而成其包任非一日至於日至  
之時如日出如雨降其生也不可禦雖欲頃刻稽之  
不可也人之為嬰孩也知求乳而已視無見也聽無  
聞也心無思也童然而已矣養而就之五官之用与  
日滋長血氣盛筋骨強而體用備則強者向於羸盛  
者趣於衰至其極也心思短聰明之耗消漸散若冰  
釋若火滅其盡也不可止雖欲頃刻稽之不可也此

人生死之大常也故原始要終則知死生之說矣原  
者推其本也要者究其極也其本以是生則其極以  
是死豈不簡易而明白哉佛之說則不然為繼母所  
憎而并惡其又逃而出家則以其體非父所鍾也云  
降神于天託蔭母胎而出自左脇蓋以施受之道為  
說已也故其言曰衆生各曰淫欲而止性命使世人  
皆離此以證無生其不能然則愛為根本死於此生  
於彼或人而為畜或畜而為人輪轉相續無有窮已  
故人貴脩行精練不殺禽獸免於報身隨念之善即  
生樂處此其迷人誅世之大畧也欲驗其不然者請  
得以質之羽毛鱗介與夫喘粟肖翹之物在天地間



生樂處此其迷人談世之大畧也欲驗其不然者請  
得以質之羽毛鱗介與夫喘栗肖翹之物在天地間

抑有定數乎抑無定數乎若無定數則安知人死為  
畜二死為人也有定數則自古及今人与禽獸相  
為死生不過此數以大較論之人殺禽獸則不可為  
量矣禽獸能殺人者無幾矣是當禽獸日加多充滿  
于宇內人日加少遂至於無人然後其報復之事信  
矣而有不然者太平之際人得其養海內之戶以千  
萬計于時動物亦不可勝用上下給足若禽獸為人  
則禽獸宜彫耗而反加繁多喪亂之後人失其養或  
至千里人相斫絕于時庶類亦不能獨茂求之難致  
若人為禽獸則禽獸宜繁多而反加彫耗此以目覩  
實事而質之者一也人之寐也氣不離形識知固在

也而不能於寐之中自知其寐也其將寐也雖大聖  
人亦不能卓然了瞭知寐与寤之分際也死之異於  
寐也以方寤之時或呼之或觸之瞿然而覺也死則  
不能矣呼之觸之瞿然而覺然其寐之熟也則晦昧  
冥漠与死者無異又况於氣既離形如老之脫火知  
識泯二不可復陽乃曰我有一念由吾所積皎二然  
隨善惡所感而有所如往豈不妄哉為佛之學者修  
行精練或有術數能知死期語於人者吾去留自如  
孰有生而不死死而復生者此又以聚散實理而質  
之者二也智者推是以思之則輪轉之妄見矣既不  
惑於輪轉則其言鬼神者亦從而可辨也其言鬼神

之者二也智者惟是以思之則輪轉之妄見矣既不惑於輪轉則其言鬼神者亦從而可辨也其言鬼神

### 節奢侈以尚儉朴

治亂之勢相因無窮而所以制之者在乎上上之所行其術非一而所以致治亂之機則在奢與儉伏稽往史熟察時變自古飢亂之世必務儉朴儉朴之後必有太平太平之久必趨奢侈奢侈之極必致飢亂故善知天下之務者必乘其勢之將敝而豫有以處之是以長治休明上下豫泰而國有泰山之安而無一朝之慮也而自古制國用者莫不以抑奢侈而務節儉為說而常不能已之者何也蓋天下之勢如網之有綱千統于百百統于十上之所為下之所倣奢侈之風常盛于下而欲治之常先于下及其久也上

下蕩此習以為常不可遏止夫上服浣濯則下豈服錦繡下服錦繡則上不得服浣濯上卑宮室則下豈造夏屋下既造夏屋則下不得卑宮室唯也主輔臣無毅然而裁之者上下波蕩以趨危亂而恬不之知論語曰節用而爱人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大學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抄五穀皆入世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又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自古聖賢其尚儉而惡侈常有以備不足大率如此請詳言

其說今夫細民比屋有貧富之異者何也彼有財而此無財也推之于邑亦然推之于國亦然而天下則

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自古聖  
賢其尚儉而惡侈常有以備不足大率如此請詳言

其說今夫細民比屋有貧富之異者何也彼有財而  
此無財也推之于邑亦然推之于國亦然而天下則  
以四海為家億兆為民既無取之于彼而可致富之  
所亦無移之于彼而可以致貧之地然同一漢也文  
景之世天下富庶而武帝之時遂致虛耗同一唐也  
太宗之代府庫充實而肅代以後用度之絕如此者  
何也蓋天下亦一家之積也今夫一家歲入一萬之  
人則節謹度常用几千羨其一千則常富若夫用度  
奢侈常用一萬又過一千則常貧通之十年稽其久  
遠之驗則

文訓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蟻蛇蚶以  
至於劔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之而為

文訓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螻蛇蚶以至於劔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者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執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此東坡論畫之說而作文之真訣也大凡論不必作好言語意与理勝則文字自眈超衆故大手之文不為詭異之體而自眈宏富不為險怪之辭而自典麗奇寓於純粹之中巧藏於和易之內不善學文者不取高於理与意而務求於文彩辭句之間則亦陋矣故杜牧之云意全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昔黃山谷云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群拔萃此龍川說作文之法也龍川之說養未斲之本也東坡之說收將斲之趣也